

19秋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交流小结

2020-09-25 15:21:47

我想，彼得堡称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

去年9月，我踏上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土地，在这个被誉为“欧洲的窗口”的城市，开始了四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这是我第一次身处异乡，在前二十年的生命中，上海这座繁华都市带给我的烙印过深，所以来到彼得堡之后，会有各种的不适应，有时也会有突如其来的思乡之情。还记得来到彼得堡的第一天，因为航班行程以及彼得堡边关如同玄学一般的进关排队流程，总之，当我和同学抵达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在宿管楼妈的一顿“亲切”的招呼下，我翻箱倒柜找出我的艾滋病检测报告，被告知她看不懂英语，所以我得找个类似公证处的地方给她翻译成俄语。在那之后，她给我拿出了床单、被套、枕套、毛毯四件套。对，你没有数错，只有四件，并没有被子！面对着匪夷所思的方形枕头和一条毯子加上被套约等于一床被子的我，决定铺上自己带的床单，在十二点多洗了个头，躺倒睡下，心想：啊，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彼得堡啊，不过如此。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也睡了整整四个月。对彼得堡第一次产生不满情绪是去了宿舍附近的超市，当时上午十点，我们在逛到一半的时候，被赶了出来，可能欧洲人都是这样，说不工作，就不工作的吧。虽然在这里的生活不是那么方便，但是，有一说一，人文景观是真的好。距离我们上课的教学楼两个公交站的距离，就是冬宫，距离一个公交站的距离是伊萨基辅教堂，而我们的教室就正对着涅瓦河。虽然彼得堡一过十月就几乎看不到大太阳的日子，尽管有早课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天不亮就要起床，坐公交车，再倒地铁去学校，即便每周四我要连上6个小时的俄语课，七点多才从学校乘车回家，做饭给自己吃，但是这里的学习体验还是不错的。在报道完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参与了两场考试，根据语法、阅读、口语和写作的能力，将学生分为9个班，编号数字越大，表示俄语水平越高。我被分到了8班，但其实，我自认为水平没有到达那个班。我觉得中国的学生都比较擅长考试，所以同等分数的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相比，欧洲学生的水平更高，加之他们的母语也是西方语系，所以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一开始我也会因为不自信而上课参与度不高，觉得自己的俄语水平很烂，也不愿意开口和老师交流，甚至想要转到低一级的班级。但还好，和我同班的有两个北大俄语系的女生，在她们的鼓励以及帮助下，我渐渐地跟上了班级的节奏。渐渐的，我也喜欢上了这个班级，虽然班级里的同学来自各个国家，信仰不同的宗教，在讨论难民、死刑、生育等问题时，也会有激烈的思想交锋，但我怀念和这些可爱的同学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学期。从九班调到我们的捷克姐姐和我三次都分到一起小组讨论，就算上课她语速比老师还快，但讨论的时候还是很迁就口语差的我。她也会在我坚定地说我不是有个健康生活习惯的人的时候，开始大笑，好奇地问这问那。我也会感叹卸掉了东欧女孩特有妆容，化淡妆的东欧女孩怎么都能清纯好看成这样！一天来学校一天不来的韩国小哥是个和承衍（某韩国男团成员）有着读音相似名字，长得也很韩国哥哥的男孩子。某天我举着扫把在电梯和他尴尬相遇，开始尬聊。当他的口中得知期末或许没有考试的时，那句really还真是透着过年般的喜悦，我也是从没见过他的眼睛睁这么大。英国女孩们现身说法丝巾的一百种搭配，是平时高冷，但一听马雅科夫斯基大名就发出迷妹尖叫的神奇女孩子们。每次课间听欧洲人列举各种翘课原因，每次早课结束前教室坐得满满的，谁能想到老师迟到十分钟过后，这间教室的门平均每十分钟会被下一个迟到的同学打开。每次造句作业，无非是尽管天气很冷很糟糕，我还是来上课了，或者是天气太糟糕，我觉得睡过去，才是正确的选择。听到我的朋友们要来彼得堡看看我顺带旅游时，我第一反应是：彼得堡真没什么好玩，就一条涅瓦大街，但这条涅瓦大街上也有值得一逛的全俄最大的买手店。所以，我想，往后我还是会回到这条街上，从头到尾在逛一逛的呀。